



WOMEN EMOTION  
女人坊

王小山◎主编

王小山 辛唐米娜 庄雅婷 连岳◎联袂主笔

# 翻版日记

## 一场场没有名分的私下狂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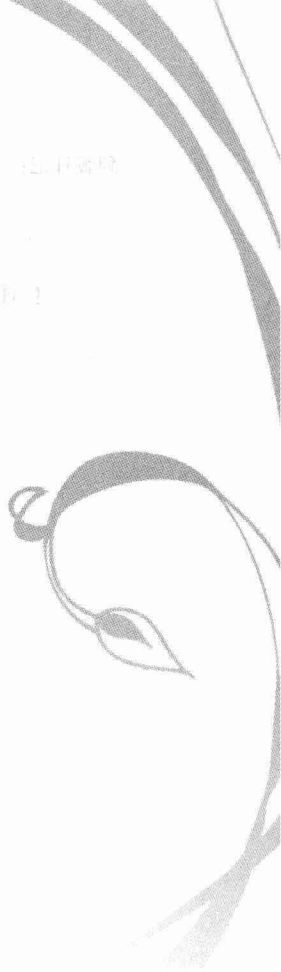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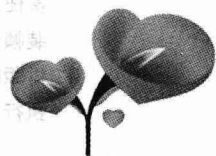
《女人坊》杂志社女性情感图书编辑室

没有名分便只能化名出现，所有温存香艳的名字都不过是自以为是，见不得阳光

**没有未来便只能悼念过去，悼念过去盲目地开始  
盲目地编织梦幻，再盲目地反目成仇**

没有出路便只能隐匿轨迹，最强的搜索也只能找到这一本《翻版日记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# 翻版日记

一场场没有名分的私下狂欢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翻版日记：一场场没有名分的私下狂欢/王小山 主编. 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2010. 5  
(女人坊书系)

ISBN 978-7-5387-3026-5

I. ①翻... II. ①王...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2555 号

出品人 张四季  
选题策划 陈琛  
责任编辑 邓淑杰  
装帧设计 孙 儒  
排版制作 郭亚蕊  
执行主编 王 薇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 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，  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 
进行复制和转载，违者必究。

翻版日记

一场场没有名分的私下狂欢

王小山 主编

---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62

总编办 /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 - 86012939

网址 / [www.shidaichina.com](http://www.shidaichina.com)

印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 × 1000 毫米 1 / 16 字数 / 285 千字 印张 / 17

版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20.00 元

---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# 目 录

## A

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,我在离你三万英尺的距离问自己,  
你还爱他吗?答案是爱,掺杂着那么一点恨。

.....

应该接受情人检测的爱情/连岳 3

爱比死冷,那三年无法言说的殇 5

谢谢你曾外遇 10

那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盲目 15

凌晨三点,天凉之疼 20

偷来的爱,只是一个人的末路狂欢 26

深圳会记得,那一场无声的肌肤之亲 32

那个老男人,以及我追悔的爱 37

我们的昨夜,是一日欢 43

他出轨后的第三天 49

怨偶之痛,回首一段迷路情 54

你风采不再,正中我怀 59







C

我是一个离别时从不回头的人,但是这一次,我终于忍不住回了头。  
因为我深知,这一次重大的离别,此生未必有重聚。

最里层的秘密/辛唐米娜 133

今生,只能陪你走一程 135

我只是他一场伪情游戏的配角 140

第三者,一个凄苦的符号 145

与情人私奔,终结在梦碎后的觉醒 150

情人散场,终是天各一方 156

所谓爱,不过是一段奔跑的孽缘 162

这座城市给我的暗伤,见不得阳光 168

地下情人,我的荒唐迷情无可追悔 174

徘徊在性爱中的情,刺向心中之刃 181

歧路有多窄,我是那颗走错的棋子 188



无论你曾怎样爱过我、伤过我，若干年后淡淡的午后，  
我都能心如止水地坐在你对面，看看窗外，安静地喝下午茶……

情人，被损毁的词汇 / 庄雅婷 197

一场欢爱，注定做不成你的女主角 199

不是同林鸟，而是连根树 204

今夜，你会不会为我留下来 210

错爱，是悬崖峭壁上的伤 216

爱你，不论亚当，还是夏娃 222

丝巾诱罪，我以决绝的姿态转身 228

爱，只剩一地烟灰 234

天堂马车，我已来不及搭乘 240

再相逢，旧梦了无痕 2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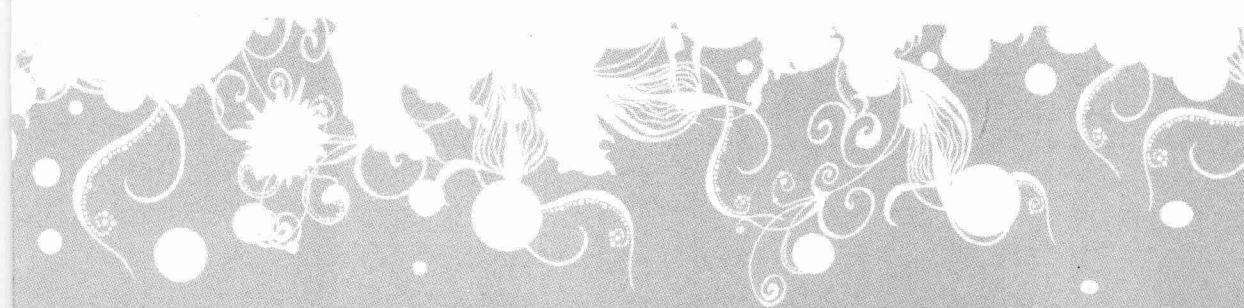
梦醒时分，我做“全职情人”的苍凉之痛 253

我们都戴着面具为爱舞蹈 260



A

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，我在离你三万英尺的距离问自己，你还爱他吗？  
答案是爱，掺杂着那么一点恨。









## 应该接受情人检测的爱情

连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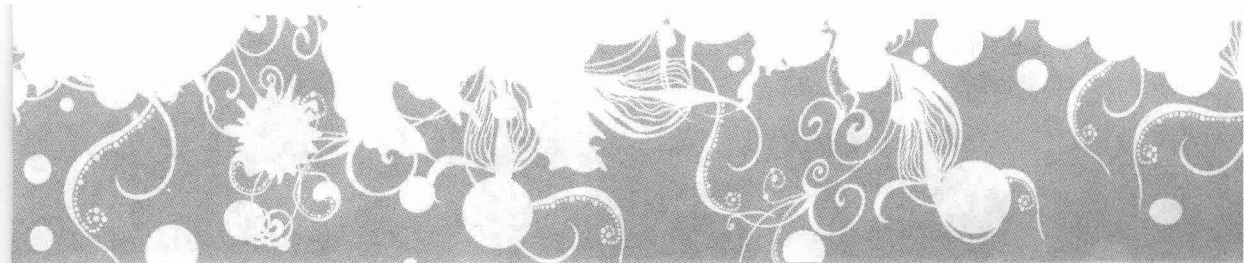
年岁渐长，见的人多了，忽然发现不少长久的夫妻，交流方式都有点“粗暴”，这可能跟中国人不擅甜言蜜语有关——许多善侃的人，只将语言才能放在治国平天下上。前几天有朋友跟我感叹，在北京，至少有两万个人以为自己可以当总统，我不同意他的观点，因为我觉得那里至少有二十万总统候选人——所以很容易发现，丈夫对妻子，父亲对儿子，表达关爱却会以不耐烦的抱怨及严厉的斥骂作为表象。这当然不对，它沟通效率很低，我们这一代人，还是早早把嘴变甜为好，讨好每一个身边的人。

可悲的是，在“无语”婚姻比例甚大的情况下，原本缺陷很大的“粗暴交流”，都变得值得向往的浪漫了。得不到一夕情话，就改而渴望一次争吵——更可怜的结局是，你寻衅挑事，他却面无表情，连受虐都不成。


如果不变，那找情人就天经地义了。

甚至可以说，没有情人出现婚姻也死了。

对情人做个素质调查的话，总结出来，就相当于直接标出了我们爱情当中最缺乏的特质（也是最容易损坏的部分），不外乎“从不纠缠”、“温柔体贴”、给足“自由与空间”以及“不恃宠而骄”，“公私分明（你回到合法伴







侣身边就是公事了)”。这些都是婚姻中的人们很难做到的，在日常琐事的消磨之下，双方每天的“咒怨”都及时得到消解就算是有福报了，工媚善巧去取悦对方的事情，自然是做得不多。

夫人输给情人，老公输给老王，似乎是注定的事情。这不是爱情与婚姻的灰暗宿命，反而是爱情与婚姻必须修炼的命门。得时时提醒自己，无论有多少心思烦恼，眼前这个人让自己一时之间多么头疼，给他的温柔体贴及自由空间都是必须的，你不给，就会有人给。爱情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就是这种烈焰中的清凉菩提。

据说在对工业产品的实验上，德国人的态度与他人的习惯想法不同。其他生产商会在产品上张贴“小心爱护”之类的警句，而德国人却会让人尽力、任意、甚至是野蛮地使用产品的按钮，认为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检验的产品，才体现出了工艺之美。比如同样是车，德国人生产的厚重安全，而另一些华而不实的厂商出品的，可能被狗撞了都会报废。

产品必须经受住最严酷的考验，这种德国工业设计哲学倒是可以平移到我们的爱情当中。如果我们爱一个人，那当然认定他是最牛的，那么，他当然会在一生中被相当多品味不低于你的人迷上。反过来，对你也如此，潜在的追求者无处不在，面临情人的“破坏”与“挑战”是必然的——这就像产品经受“野蛮”检测——这关过了，我们才能自夸我们的爱。

我希望时间可以变成一把利刃，掀开我无法愈合的伤口，让我的血和着我的情全部流出来，流干，流尽，以此斩断我对他最后一缕情丝。

## 爱比死冷，那三年无法言说的殇

### A

我曾经想过无数次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北京了，会是什么原因，会不会哭？越想越分不出眉目，我那么喜欢北京，费尽周折地把户口办来了，怎么会离开呢。就算离开也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，没什么好哭的。

直到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看着窗外无边的秋色，想起自己在这座城市付出的三年爱恨交迫，咬着嘴唇，还是忍不住哭了。我把手机翻到张杨的号码，那个让我看在眼里心绞痛的名字，用力地按了“删除”。仍不解恨，能够倒背如流的号码仍死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恨我自己，爱过这样的男人！

### B

2004年我生日那天，跟一群要好的朋友在钱柜唱歌。酒喝得差不多了，男男女女扯着嗓子唱《老鼠爱大米》，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而入，若无其事地走进来，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扔，坐在我身边把面前的酒一口干掉，然后盯着屏幕上的歌词。我们大家都转过头看他，面面相觑，根本不知道哪冒出来这么个人。

只一瞬间，他反应过来了，连连道歉：“哎哟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包房了！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，他这才站起来拿起手机走出房间。如果这只是一个插曲便不会有了后来，我现在想，一切都是我命中注定，注定要被上帝拿来开玩笑，让我跟他扯上关系。

我们散了以后，我回到家，拿起手机定闹钟时，发觉到哪里不对劲，这不是我的手机！我看着这部黑红相间的新款诺基亚绝色倾城系列，跟谁拿错

了呢？这时电话响了，显示我自己手机的号码，是跟我拿错电话的人打来的，这个人就是走错包房的男人。

我跟他约在楼下附近的名典咖啡见面，令我诧异的是他捧着一束香水百合在咖啡厅里等我。一见面就把花给了我，说生日快乐。我一头雾水，问他怎么知道是我生日，他说因为接到了好几个电话和短信都是祝你生日快乐的。

交换手机后，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，毕竟也算是认识了。他叫张杨，今年四十三岁，离异，女儿跟着前妻，他在簋街开了一家火锅店。他开车把我送到楼下，在我下车时说：“以后你来吃饭都免费！”

## C

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张杨的火锅店只需十分钟，他经常约我出来吃饭，无一例外地由他买单。我们交往日益频繁，有一个星期见面次数竟然高达五天！他大我十五岁，已经不再年轻潇洒，但那种温柔细腻是我在之前男朋友身上从未领略过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得了急性胃肠感冒，刚好张杨打电话约我，我已经把晚上吃的东西全部吐掉，全身无力地躺在床上。他风风火火地赶来，把我带到医院打针，开了一大堆药，然后把我安置在床上，放影碟给我看，自己挽起袖子到厨房煮砂锅粥。他把我储备的泡面和罐头都丢到垃圾桶里，埋怨着，这么大的姑娘都不会照顾自己，以后你的伙食我包了！

粥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睡着了，他轻轻拍着我的脸把我叫醒，坐在床前，一勺一勺地把粥舀起来吹凉了喂到我嘴里。

我喝到第三口的时候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，我二十八岁了，独自漂在北京，大病小病都是一个人硬挺过来的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一口一口地喂我。

那个晚上，张杨留下来过夜，他整个晚上抱着我睡，不时帮我掖被子、试体温。天还没亮又起来烧开水喂我吃药，准备早餐。连续四天如此，我的身体完全恢复时，跟他也有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。我把家里的备用钥匙交给他，期待他每天晚上从店里回来，我们躺在床上一起看碟。

有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挣扎，虽然自己年纪不小了，但跟一个离婚有孩子的男人交往，父母会极力反对，何况对方又不是什么成功人士，只是一个餐厅的小老板。从情感上出发，我已经离不开他了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，成功人士笔笔皆是，钱，只要够用就行了，就算明星，过的不也是燕雀日子吗？

## D

半年以后，就在我决定跟家人摊牌时，张杨失踪了！我焦急地打他手机，连续三天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，跑到火锅店去找他，领班说张总已经一个星期没过来了。我想象着无数种可怕的可能，平时他每天跟我的短信、电话都不断，怎么可能突然中断了联系呢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出了什么事，连打电话给我的能力都没有了。

我终日心神不宁，到了晚上彻夜难眠，一想到他出了什么事，死的心都有。第四天早上，我手机响了，上面显示张杨的手机号，我终于等到了他的消息，迫不及待地接起电话，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你是周洋吗？我是张杨的太太。”

我心头猛烈地一紧，平复了一下情绪说：“应该说是前妻吧？”

“前妻？我想你误会了，他前妻现在上海。我们一直是法律承认的夫妻，房子也写着我的名字。”

我的心猛烈地缩成一团，痛得像沉入无底深渊。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她说：“别再跟张杨有联系，我不想看到别的女人在短信里管我的丈夫叫老公！否则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有本事让他再离一次婚，我就不可能再让别的女人把他从我手里抢走！”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杨不是说他离婚了吗？怎么又跳出来一个女人？难道他又结婚了？为什么一个疼我到忘记自己的男人会欺骗我！我躺在床上哭得撕心裂肺，直到听到门被钥匙打开的声音，张杨来了。

他看到我的样子，三步并成两步进来抱住我，跟我一起无声地哭。他说：“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另一个女人怀了我的孩子，前妻一怒之下带着女儿和全部积蓄去了上海。我万般无奈下娶了现在的老婆，他抱怨我把钱都给了前妻，把现在的房子写了自己的名字，火锅店所有收入都在她那。”

我咬牙切齿地问他：“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！”他流着泪说：“两次失败的婚姻已经让我没有男人的尊严，为什么命运弄人，让我经历了这么多才遇到你？我离不开你！”

## E

我克制自己跟他断绝了联系，连哭带闹的摔坏了他买的微波炉、影碟机，不想再看到他。可是当我晚上回到家时，面对空无一人的清冷的房间和锅里温热的饭菜，就再也忍不住想马上见到他的冲动！



哭着打他的电话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的门外。”

像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男人是毒品，一定会敬而远之，可现如今，我已经上了瘾戒不掉他的好。

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，只是多了一个程序，每次心情不好时，我们就一起喝点儿酒，每次他喝了酒都会唠叨，周洋啊，我也希望你找一个跟你年纪相当的男孩子结婚，你应该过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我老了，拖着一大堆这辈子都摆脱不了的麻烦，我就想好好照顾你，等你有了合适的男朋友，我就从你的生活里退出。

每次听他说这些，我都无一例外地哭，哭着想起一段话：君生吾未生，吾生君已老，恨不同君生，日日与君好。

2006年中秋节，张杨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看着他忙前忙后，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。过去的就过去吧，谁知道明天会地震还是非典，人，活在当下最重要。这样的日子他都能守候在我身边，在我身边就好。

就在我们准备吃饭时，门开了，一个陌生女人拿着钥匙走进来，从张杨脸上的窘态我明白了她的身份。

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我早已对这个场景不再陌生，甚至出现过成千上万种可能，哪怕她打我骂我，我都认了，爱他，我就能为今天得到的付出任何代价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没发生。她只是坐下来，对我视而不见，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端起酒杯跟张杨说：“老公，我真佩服你，一年前跟我发誓不再跟她来往，对我和孩子嘘寒问暖体贴有加，要不是你多了一把钥匙，我也找不到这里。”

她喝了一口酒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三个人谈谈吧，张杨你今天做一个选择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绝不纠缠，就像当年你前妻那样！”

我手脚冰凉，等待他最后的决定。他用力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地说：“周洋……她，她要离开北京了，我来跟她一起吃个饭，送个行。”

我扭过头看张杨，他深深地低下头不敢看我。我苦笑着，是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，也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现在离开，是输给他的老婆，倘若他再次离婚，由我承担着一切重蹈他老婆的覆辙，那就是输给自己了。

张杨跟他老婆走了，两把钥匙摆在丰盛的晚餐桌上，在灯光下刺痛我的眼睛。我一个人把酒喝光，爱情，不就是含笑饮毒酒吗？

收拾好东西离开的那一天，叮嘱几个好友，如果张杨打探我的去向，回答一概不知。她叹气：“早就劝你，跟这种男人玩儿不起，到头来人家毫发无损地回到正常生活轨道，你呢？耽误了三年时光含恨离开伤心地。”

我在机场最后一次拨通张杨的号码，沉默之后，他说：“我对不起你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，包括用钱。”我无比耻辱地挂断电话，三年的青春换不来结果我认了，可是换来一句与钱有关的空话就太可笑了！我为什么下贱到如此程度，见了棺材还不落泪，要走时还要跟他告个别呢？

我以为他会奋不顾身地冲到机场，像韩剧里的情节一样抱住我，哪怕悲壮地在一起度过最后一夜。看来，我是在自取其辱！我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，一年中四季分明的城市。我三十一岁了，不想提及关于北京的一切，每当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从北京回来时，我都说那里太冷了。

家人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我总是先会问：“你会做菜吗？”我姐不屑地说：“男人得会赚钱，会做菜有个屁用！”她不知道，我在北京最凄苦的那段日子，一个已婚的落魄男人，在我清冷的家仅仅靠着每天给我做饭做菜，温暖着我的胃。而胃，是离心最近的地方。

跟北京的好友通电话时，问及张杨有没有打听我的下落，答案是沉默。她反问我，你还爱他吗？我眼前浮现那张脸便模糊了双眼。爱，只是带着那么一点恨。

周洋



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他看上去也挺爱我，可是我们在道德与欲望的漩涡里转啊转，整整五年了，谁都走不出去。

## 谢谢你曾外遇过

### A

在国光大厦顶层举行的行业餐会遇见钟思明时，我以为自己见了鬼。

因为就在昨天清晨，钟思明还穿着衬衣和皮鞋，在我的阳台上漫步，而那个时候，我正对着厨房玻璃窗挤额上一颗硕大的痘痘，窗外的钟思明不动声色地问我：“早上好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”

钟思明的脚踩在不足半尺宽的阳台边沿上，似乎随时可以像只大鸟一样滑翔而下，我的惊呼只冲到喉咙末端便戛然而止，居然乖乖作答：“六点半。”

这个突然出现在阳台上的陌生男人吓住了我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掩住睡衣松散的领口，而钟思明似乎拿准了我不会尖叫出声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你能让我从你的屋子出去吗？”

我们对峙了一秒，然后我说：“不能。”

太阳大张旗鼓地升起来了，明亮的光线将钟思明的轮廓暴露得十分清晰。也许我该给物管打个电话，质问他们的安保能力，为什么允许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在清晨六点半出现在我的阳台上？

可是钟思明盯着我，用那种十分期待又十分信任的表情，我忽然就拿不定主意了。

不得不承认，长时间的对峙让我确定了他是个漂亮的男人，如果说他是贼的话，那么也许贼是一种浪漫的职业。

那天我最终打开了阳台的门，让这个男人大大方方地逃离困境。

这是一个离奇的经历，而我简直胆大得不可理喻。事实上我平时看见耗子也会惊叫连连。可是那天我似乎被钟思明放了蛊，他一看我，我就莫明其妙的笃定万分。

而且，我这段时间精神状态都不好，所以难免做出一些疯狂的事。

可是此刻，钟思明不仅出现在这个正大光明的餐会上，而且拿着威士忌